



# 如果大山有记忆

□杨建

我一直在寻找一座山。

这座山,与其他群山一样本是无色的,是四季轮回的风雨树木为它着色。但这座山,却因为战火而被重新着色,永远地染上了独特的色调。那是1942年4月18日留下的一抹颜色,一道跨越文明与国界的悲壮的红色印记。

寻找这座山,缘于在多种史料里看到这样的记载:1942年4月18日,杜立特行动12号机坠毁于江山大桥镇境内,机组人员威尔德获村民救护。这段文字表面是平淡的,但我想,在它的背后,肯定隐匿着一段少为人知且不缺温暖的大救援故事。

大桥镇是我的故乡。我要寻找的这座曾被战火灼伤被鲜血染过的山,在连绵的群峰中并无突兀之处,在没有向导仅凭方位的情况下,两次寻访,终得一见。这座山,坐落在大桥镇芳源村,它的经纬度:东经118°41',北纬28°69',它的名字叫洋桥山。一座平平常常的山,一个普通的地理坐标,因为一段历史,而变得不同寻常。

如果大山有记忆,洋桥山一定记得。1942年的春天,美军飞行员杜立特率领的突袭队完成对东京的轰炸后,燃料耗尽,15架战机几乎在同一时间刺破云层,或坠毁或迫降,64名飞行员在同一片天空下坠向大地。他们的降落伞,恰如风中的蒲公英,一朵朵地散落在浙赣大地。其中有一朵是威尔德中尉的,它就飘落在洋桥山上。

如果大山有记忆,洋桥山一定记得。当年,那个金发碧眼的飞行员按下弹射按钮的瞬间,等待他的是未知的命运和凶险;当他坠入莽莽夜色中的山林时,伴随他的是饥饿和寒冷。是厚重的大山,给了他踏实、温暖和信心。当威尔德裹着降落伞与大山同衾共枕中,大山一定看见过他长久地凝视着战机拖着浓烟掠过的天际,也一定听到过他的喃喃细语和均匀的鼾声。

如果大山有记忆,洋桥山一定记得。当威尔德披荆斩棘走到山脚,在举目无望之时,他遇见了他一生中难忘的遇见。一个遇见,塑造起一座用勇气与人性之光凝结成的友谊丰碑。那是一个叫毛光孝的本地村民,他们素昧平生语言不通,没有得到任何指令,却敢冒日寇疯狂报复的危险,舍命相救。而这样的大救援,在同一天,在江山境内,在浙江大地,有很多起。就是这一群有些连姓名都未被历史记住的农民,让那些从云端坠落的身影,最终在人间找到了最温暖的归宿。



2024年落成的威尔德降落点标识。  
(新华社稿)

洋桥山并不很高但极茂盛,它与周围的群山构成了一幅透迤绵延的曲线图。沿着陡峭的台阶行至半山腰,一座降落伞造型的雕塑映入眼帘。这是一尊寓意深刻的设计:40厘米高的基座,180厘米的高度和宽度,代表威尔德当年降落伞的日期4月18日;白色收拢形状的降落伞,寓意飞行员安全着陆这里;底部石制基座上,刻着“杜立特行动威尔德降落点”几个字。这是2024年“杜立特行动”纪念日前夕落成的。这不仅仅是个降落点标识,更是人类在绝境中彼此托举的精神图谱。

站在这样一座雕塑前,不禁思绪如云。环顾四周,仿佛此处可见当年降落伞着陆的情景,它如同一滴墨坠入清水,顷刻间晕染了一片山林;抚摸着那架玉白的降落伞,好像可见威尔德从几万英尺的高空,跃出机舱时那飘飘忽忽的身影;指尖滑过基座的刻字,似乎就触碰到了1942年那个春日温度……但我确信,这些记忆永远不会消散——它们刻在石碑上,活在村民的口述史里,流淌在两国人民的血脉中。

一座静谧的山,一个英雄的名字,一位普通的山民,构成了一座山的故事,留下了一座山的记忆。1942年4月18日的硝烟早已散尽,但洋桥山已不再无名。因为,山河不语,精神有痕;因为,有些记忆,比山更高,比岁月更长。

# 年轮里的梧桐树

□王倩

树是梧桐树,城是南京城。我始终认为,每座城市都有它的灵魂,而南京的灵魂,就藏在那些历经岁月洗礼的梧桐树上。

还记得儿时,几个玩伴最喜欢到老城南的街上,我们从落叶里寻得最粗壮的梧桐叶柄,两两相勾,各自憋红了脸向后拽去。只听见“啪”的一声,胜负已分。赢家高举残骸,败者垂头再寻。那时,只觉得好玩,对这梧桐树背后的故事,却并不知晓。

年岁渐长,老城南的梧桐树也愈发浓郁,一街的参天巨木,冠盖如云,委实壮观。我的祖母在一棵老梧桐树下,支起一张竹床纳凉。她一边给我摇着蒲扇,一边讲述她的那些陈年旧事。

“日本鬼子过江那年,梧桐叶子早都掉尽了。我和干妈坐船逃去了香港……”讲到留下的亲人再没寻回时,祖母突然扇柄一顿,收住话头,只抬眼凝望头顶黑黢黢的梧桐树冠,一言不发,眼里泛着泪花。

我知道,南京人护树,如同护着自己的血脉。因为这些悬铃木,早将金陵的沧桑刻进了年轮的深处:它们记得1937年冬雪里的哭喊,看过长江江面漂过的血火,听过下关码头离人的呜咽。然后,默默地将根须在老城墙根下攥紧。树干的瘤结,好似未及拭干的泪痕。树比人长久,那些见证过战火离乱、呻吟悲泣的枝干,如今撑起了太平年月的浓荫,托住了秦淮河畔的明月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电锯声划破中山东路的宁静,六排行道树眨眼间只剩两排。十年后,地铁施工,倒木横陈,如同战死者的躯体,未熟的悬铃木摔裂在地,残留的树桩露出刺眼白芯。

市民们来了,默默将绿丝带系满残存树干,结成一道无声的守护锁链。最终,市政府颁下一纸铁律:“原则上工程让树,不得砍伐。”这场守护之战,倒像极了南京人的脾性:六朝烟水浸润的温吞之下,藏着石头城般的坚硬不屈。

后来我才知道,这些成了南京人乡愁的梧桐,原也是异乡客。石鼓路上那株由法国传教士栽下的悬铃木,在1872年扎下了根。真正的盛景,始于1929年的奉安大典。绵长的中山大道两侧,新植的两万株法国梧桐垂下哀思的枝条,目送中山先生灵柩移向紫金山麓。从此,它们站成了肃穆的守陵人。

多年后,我举目眺望这一街的梧桐树,只见叶影婆娑,仿佛藏着未烬的烽烟,挹江门外的枪炮声,似乎还隐约可闻。我特地去寻童年旧巷,老屋原址早已高楼林立。唯有梧桐树还守着当年的约定。梧桐叶从高处簌簌飘落,在风中翻飞如鎏金的蝶。脚下枯叶层叠,踏出嘎吱脆响。

我俯身拾起一片枯叶,忽觉这轮廓十分眼熟。叶脉纵横如掌纹,竟像极了祖母手中的那把蒲扇。霎时,竹床、清风、絮语、烽烟、未尽的故事……都在这片枯叶中鲜活起来。

或许,梧桐与南京,因树而生,因城而浓,早已在不知不觉间,长成了彼此的年轮。

# 最后的老虎

□仲炬

祖辈生活在杭州半山,确切地说,生活在半山的虎山脚下,我小时候也是。

幼时有小伢儿哭闹不停,特别是天快要暗下来时,大人说一句:“勿要哭嘞,山上老虎听到要下山来咯。这一招特灵。”

半山到底有没有老虎呢?我小爹爹(小爷爷)讲给我听的真实故事如下——

1943年农历八月的一天,虎山北面郑家垵有个孤老太婆,去村民种的毛豆地里偷摘毛豆。她心里发怵怕被人看见,一边走一边老是往身后张望。老太婆刚在毛豆地里蹲下,被躲在毛豆蓬里的老虎拍了一掌,满脸

是血,她害怕得要命,跑回村里。老虎也害怕得要命,游过河港逃进了一个孤墩,躲进了一片甘蔗林。

丁山湖土匪窝的俞法根,听到消息,带领五六人,带上家伙前去围猎。法根是丁桥南面水西村人,是丁山湖土匪头徐福林的舅姥。

开枪射杀,枪枪致命。但老虎并没有倒下。众人不放心,又胆小,用一根长毛竹去捅了老虎几下,老虎轰然倒地,用船运到蔡家垵,看稀奇的乡民众多。后又运到丁河船厂柴家墩一个保长家里,剥皮分解。

十里八里的乡亲听到消息,“讨噶点,讨噶点”来讨烧熟的虎肉,凡是开口的都满足。胡庆余堂药店信赶来,想买一对虎眼。虎头连同虎眼都炖熟了,一点用场都没有了,买回去一副老虎头骨。一张虎皮准备送给超山庙里一个老和尚,暂放在丁河一农户家的枇杷叶房屋里。后来房屋发生火灾,虎皮烧毁。

虎山翻过山岭就是郑家垵,直线距离两千米,半山最后一只老虎定格在1943年农历八月的某一天。



焦俊笔下的杭州伍公山吃茶

# 他来过,留下画

□李郁葱

同事焦俊走了。

听到消息的时候还是有些意外,尽管知道他生病已经有一些日子了,但总觉得那么年轻,也许就好了呢。

因为工作在同一层楼,经常能见到,走廊或者洗手间,没有急事的时候会攀谈几句。

他是本土有名气的漫画家,比我年长一些,我们副刊一旦需要插画,从来是有求必应。但平时,他低调得近乎谦卑。

知道他单身,和父母一起住着,还有他的姐姐。好像听人说过他的过往,但听过就忘了。

听到他走了的消息时,突然就想起他温和的笑。他的生活非常

单纯。比如他问我最多的话是,最近是不是又去了哪里哪里。他从我朋友圈看到的,说他之前也去过,或者没去过。

另外问我的是,你最近又写了啥啥啥,这个好,原来也去过。我们的聊天总是有一搭没一搭的,谈不上亲近,但有一种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的平和。从知道他生病,一转眼也有一年多了。

这个消息像风吹过,他也风一样吹过。活着大概就如此,好好活着,好好爱着。

某一天就风一样过去了。这风吹过他画的老建筑,有些我们还能看到,有些已经看不到实物,只能在他的画中看见了。

# 秋雨

□周伟

从夜半到黎明  
从清晨到傍晚  
这场秋雨,缠绵一日  
从未间断对夏的思念

雨声淹没了秋夜的虫鸣  
湿润了燥热的蝉  
甚至连清晨的鸟鸣  
也被雨水淋湿

唯一一曲悠远的笛声  
穿过雨林和秋  
伴着缠绵的雨声  
落入竹筒,成就下一个晴天

# 枫叶上画秋

□张德强

夕阳西下,枫林晚妆  
树干排成威武的队列等候检阅  
我拾起一枚宽大的落叶  
想为秋天画像

在殷红的尖角上  
先用笔涂抹金色云霞  
描绘乳白月光  
再在叶脉间点染丰收果实

轻风拂动秋的面庞  
红枫用色彩充盈我的内心  
健全了生活韵律  
看群山肩披黄昏纱巾,翩翩起舞